

南蛮虫 贸易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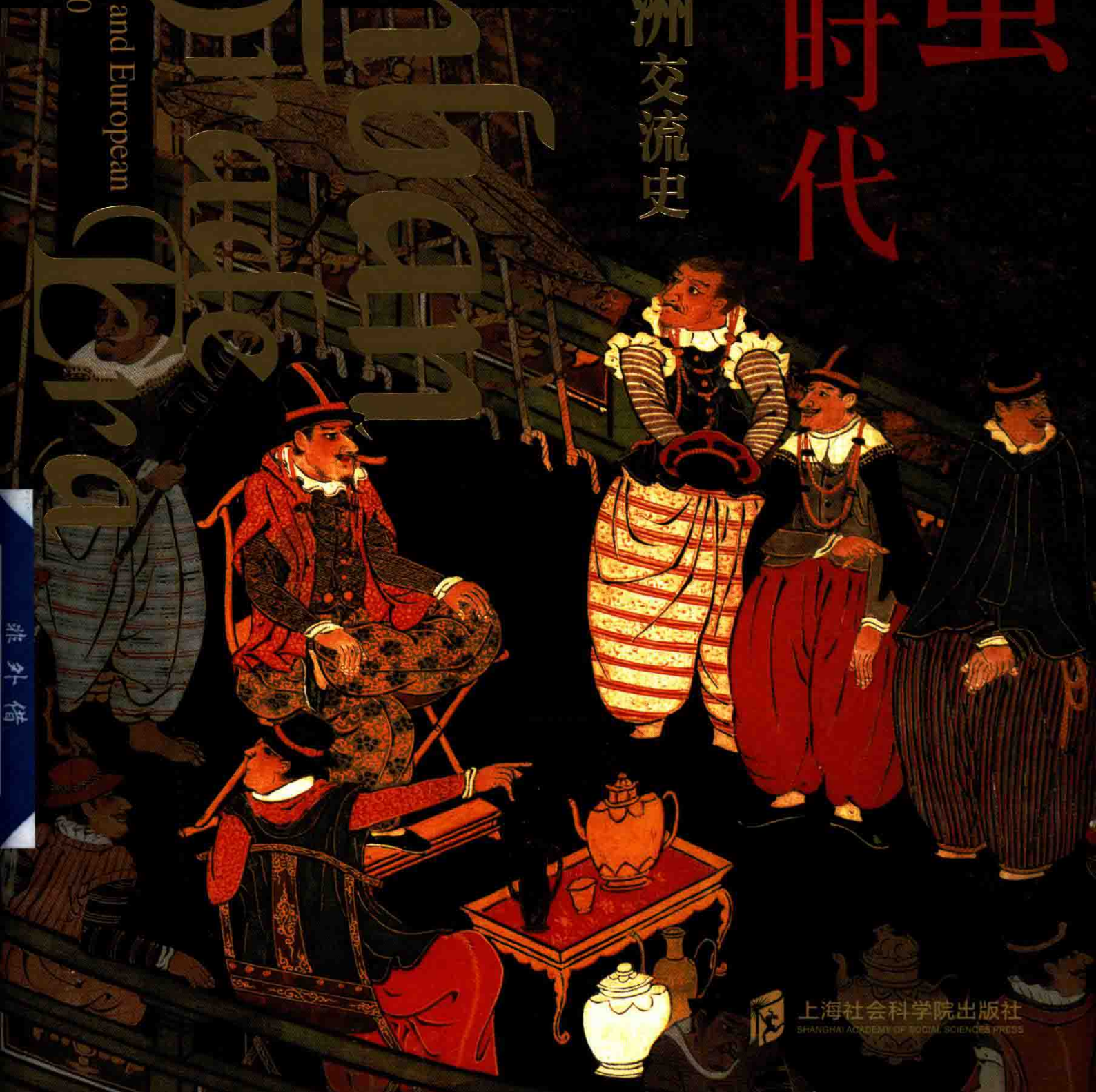
近代早期

日本与欧洲交流史

(1542—1650)

顾卫民——著

The History of
Early Modern Japanese and European
Intercourse, 1542—1650



非外借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Nanban Trade Era

The History of Early Modern
Japanese and European Intercourse, 1542—1650

南蛮 贸易时代

近代早期日本与欧洲交流史
(1542—1650)

顾卫民
——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蛮贸易时代：近代早期日本与欧洲交流史：1542—1650 / 顾卫民著. —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4

ISBN 978 - 7 - 5520 - 4246 - 7

I. ①南… II. ①顾… III. ①国际贸易—贸易史—研究—日本、欧洲—近代 IV. ①F749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2023)第 191002 号

南蛮贸易时代：近代早期日本与欧洲交流史(1542—1650)

著 者：顾卫民

责任编辑：王 勤

封面设计：陆红强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 - 63315947 销售热线 021 - 53063735

<https://cbs.sass.org.cn> E-mail: sassp@sassp.cn

照 排：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17.625

插 页：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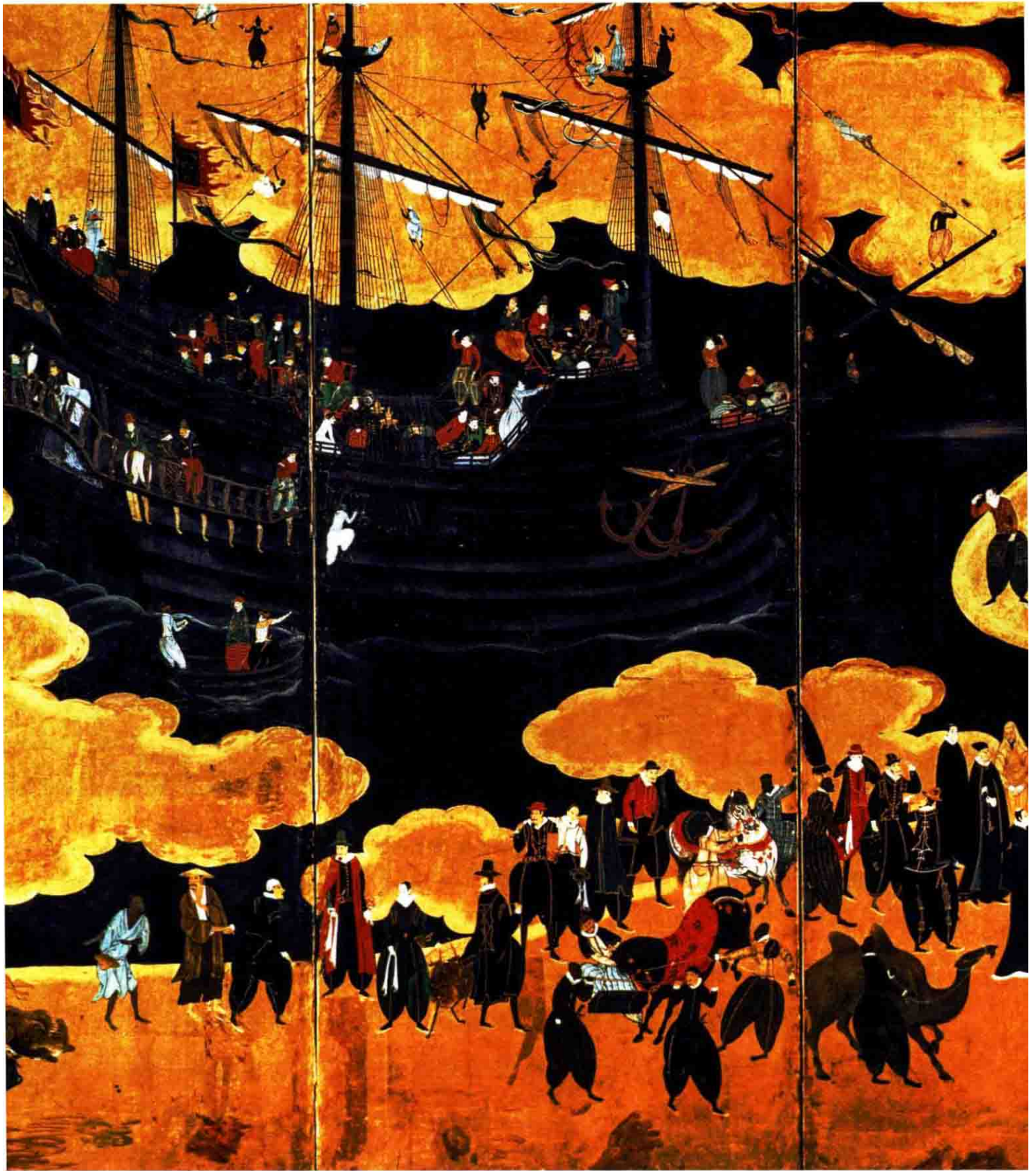
字 数：508 千

版 次：2024 年 1 月第 1 版 202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520 - 4246 - 7 / F · 750

定价：9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17世纪南蛮屏风上描绘的抵达长崎的南蛮船及其货物



原城遗址上的三座小雕像，自左至右为圣沙勿略、天草四郎和圣母玛利亚，他们在向外海眺望

在明治初年席卷日本的欧化浪潮之前，还有一个先例，那就是在16世纪下半叶，耶稣会的传教士以及葡萄牙的商人在日本所受到的热忱的接纳。当然，明治时代日本西方化的程度要比它与卢济塔尼亚人建立短暂交流时期的大得多，但是如果从时间以及空间的角度考虑，两者之间的悬殊就大大地减少了。在明治初年，日本对所有的西方世界包括美国的人民在商业以及文化的影响持开放的态度，商品和观念搭乘着更加快速的蒸汽轮船定期来到无数的港口。

在16世纪的时候，外来的影响实际上是受到限制的——每年由澳门的大帆船带来的那些来自欧洲的信件、商品以及消息，这些都需要一年半至两年的时间才能抵达。……然而，葡萄牙人在日本的影响实际上要比人们想象的大得多，它渗入日本社会和文化的各个方面。由于织田信长的鼓励和培养，还有丰臣秀吉一定程度的支持，它受到日本人的热烈欢迎，但是最后被专制暴虐的德川家族镇压了，因为他们担心这种影响在宗教方面会对国家政体产生有害的影响。

不过，毋庸置疑的是，葡萄牙人以如此柔弱的手段，在短时间内就取得如此之大（尽管是昙花一现）的影响，足以有效地证明了普通的日本人民在本质上并不排外，也不本能地反对外来的文化与传统。相反，它还证明了只要日本当局允许，他们会欢迎或者至少愿意尝试接纳外来的文化和传统。

——C.R. 博克塞（C.R. Boxer, 1904—2000）



第一章

波澜壮阔的果阿—马六甲—澳门—长崎航线

(1542—1640)

引言 / 1

一、“日出之国”被“发现” / 10

二、季风、信风、航线与加比丹·莫尔 / 19

三、葡萄牙船只及其所载的货物 / 41

四、荷兰人、英国人、西班牙人与“朱印船” / 66

五、航线的最后关闭 / 94

六、白银的环流 / 111

第二章

“天主”与“玛门”：耶稣会与葡日贸易以及教会内部的争议

(1560—16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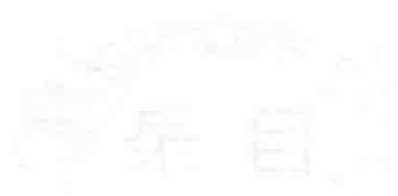
一、日本耶稣会的传教事业 / 116

二、财政上的困难 / 128

三、耶稣会士参与澳门与长崎之间的海上贸易 / 136

四、耶稣会内部的争议及其与托钵僧会士的争议 / 151

五、“天主”与“玛门”之间的张力 / 164



第三章

“天正使团”访问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教宗国 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文化输入日本 (1582—1590)

- 一、“天正使团”出访的动因及其在亚洲的行程 / 168
 - 二、使团抵达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及罗马教廷 / 182
 - 三、欧洲文艺复兴文化输入日本 / 227
 - 四、使团成员的肖像画及其最后的结局 / 245
- 附录：米歇尔（千千石）、利奥以及利诺的对话——“天正使团”与世界地理知识传入日本 / 256

第四章

“南蛮艺术”的光与影：耶稣会与欧洲艺术在日本

- 一、日本耶稣会的艺术学校 / 270
- 二、尼格劳及其学生的绘画 / 279
- 三、圣母像、耶稣像以及圣徒像 / 290
- 四、南蛮漆器、金属器、“踏绘”以及陶瓷器皿 / 307
- 五、“南蛮寺”以及教会住院建筑 / 318
- 六、日本耶稣会艺术家在澳门、北京等地的活动 / 327
- 七、玛利亚观音像 / 335



第五章

南蛮绘画屏风和地图屏风

(1568—1650)

- 一、南蛮屏风 / 345
- 二、地图以及地志画屏风 / 352
- 三、南蛮时代日欧交流的忠实记录 / 361



第六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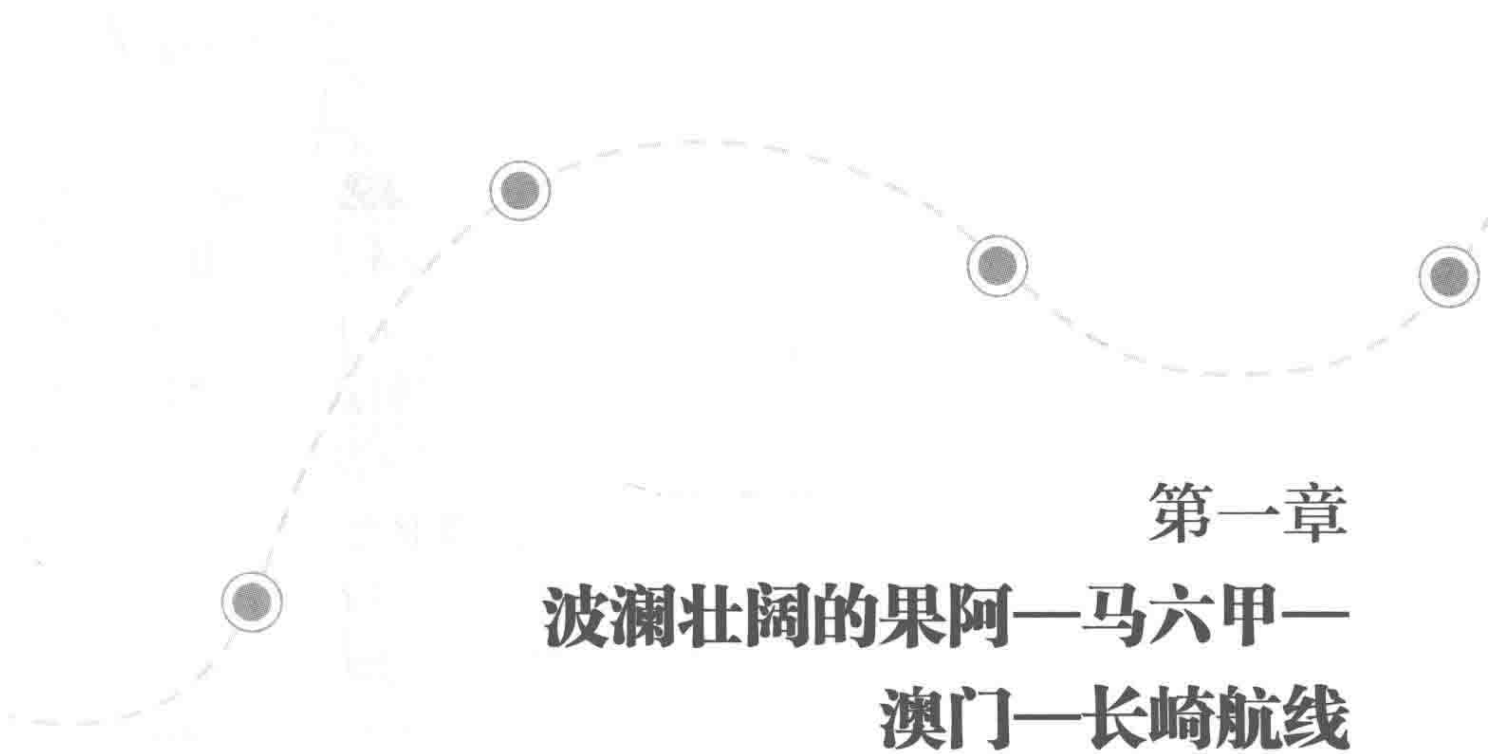
近代早期长崎城市的开港以及闭关的始末

(1570—1640)

- 一、大村纯忠的皈依和捐赠 / 374
- 二、从丰臣秀吉统一九州至德川家康时代的长崎
(1587—1614) / 396
- 三、“南蛮文化” 的氛围 / 420
- 四、从禁教迈向锁国 (1613—1637) / 437
- 五、“岛原之乱” 与最后的闭关 (1638—1640) / 455
- 六、1640 年后的出岛、“唐人”“唐船” 与“唐人屋敷”
“漂流人” / 480

主要参考书目 / 534

后 记 / 555



第一章

波澜壮阔的果阿—马六甲— 澳门—长崎航线

(1542—1640)

引 言

“发现的世纪” “卢济塔尼亚在西部的海岸，那是陆地结束海洋开始的地方”，这是地理大发现时代葡萄牙最著名的诗人贾梅士（Camões, 1520/1524—1580）的著名诗句。

从公元 711 年开始，今天葡萄牙所在的土地经历了来自北非的信仰伊斯兰教的摩尔人的长期统治。不过，摩尔人的统治并没有完全囊括北部的一些基督教小王国。9 世纪中叶的时候，隶属于莱昂王国的波图卡莱（Portucalense）的维玛拉·皮列斯伯爵（Vimara Peres, c.820—973）已经开始起兵驱逐摩尔人。1087 年，大量的法国骑士军队进入伊比利亚半岛，勃艮第公爵的亲戚恩立克（Henrique, 1066—1112）在军队中

表现优秀，成为波图卡莱的伯爵。他的儿子阿方索·恩立克（Afonso Henrique, 1109—1185）继承了父亲的爵位，1128年，阿方索·恩立克取得了领地的实际权力，摆脱了莱昂王国的约束。1139年7月25日，他在著名的奥立克战役（Battle of Qurique）中击败摩尔人，据说圣迪亚戈显灵（后来又传说是基督显灵）护佑葡萄牙人取得了胜利。1147年7月至10月，恩立克的基督教军队联合从英格兰渡海而来的第二次东征的十字军攻占了里斯本，使得这座城市成为永久的基督教城市。从1139年至1185年，恩立克是葡萄牙阿维斯王朝的第一代国王。

葡萄牙基督教军队在后来历任国王的率领下向南方步步推进，1249年，葡萄牙的军队攻克南方阿尔加维的西尔维斯（Silves），这是摩尔人在这个国家最后的要塞，葡萄牙人达到了统一全境的目的，获得了它作为近代国家拥有的边界。葡萄牙不仅是欧洲大陆第一个近代民族国家，而且它从自己领土上驱逐摩尔人的行动，比阿拉贡和卡斯蒂尔于1492年最后征服摩尔人统治的格拉那达，确立卡斯蒂尔人对于伊比利亚的统治足足早了两个世纪。^①

1415年8月，葡萄牙国王若奥一世（João I, 1385—1433年在位）在经过3年的精心准备以后，率领7万大军以及200多艘战舰一举攻占了由摩尔人统治的北非城市休达，此举揭开葡萄牙海洋帝国扩张的序幕。^②葡萄牙人由此控制了北非靠近地中海区域的奴隶、黄金、稻米、牛群、糖、纺织品、鱼类、兽皮和蜂蜡等。若奥一世的第二个儿子即“航海者”亨利王子（Henry the Navigator, 1394—1460），也兼任基督骑士团的统领。据说他在南部的萨格里斯设立航海学校，发展制图事业以及造就航海家。^③虽然他本人没有亲自加入过任何航海探险活动，但是他一生的工作对于葡萄牙和欧洲都有重大的意义，每一个

① C.R. Boxer, *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1415–1825*, Alfred · A · Knopf, 1969. p.4.

② Ibid., pp.18–19.

③ Peter Russell, *Prince Henry, the Navigator, A Lif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291–294, p.3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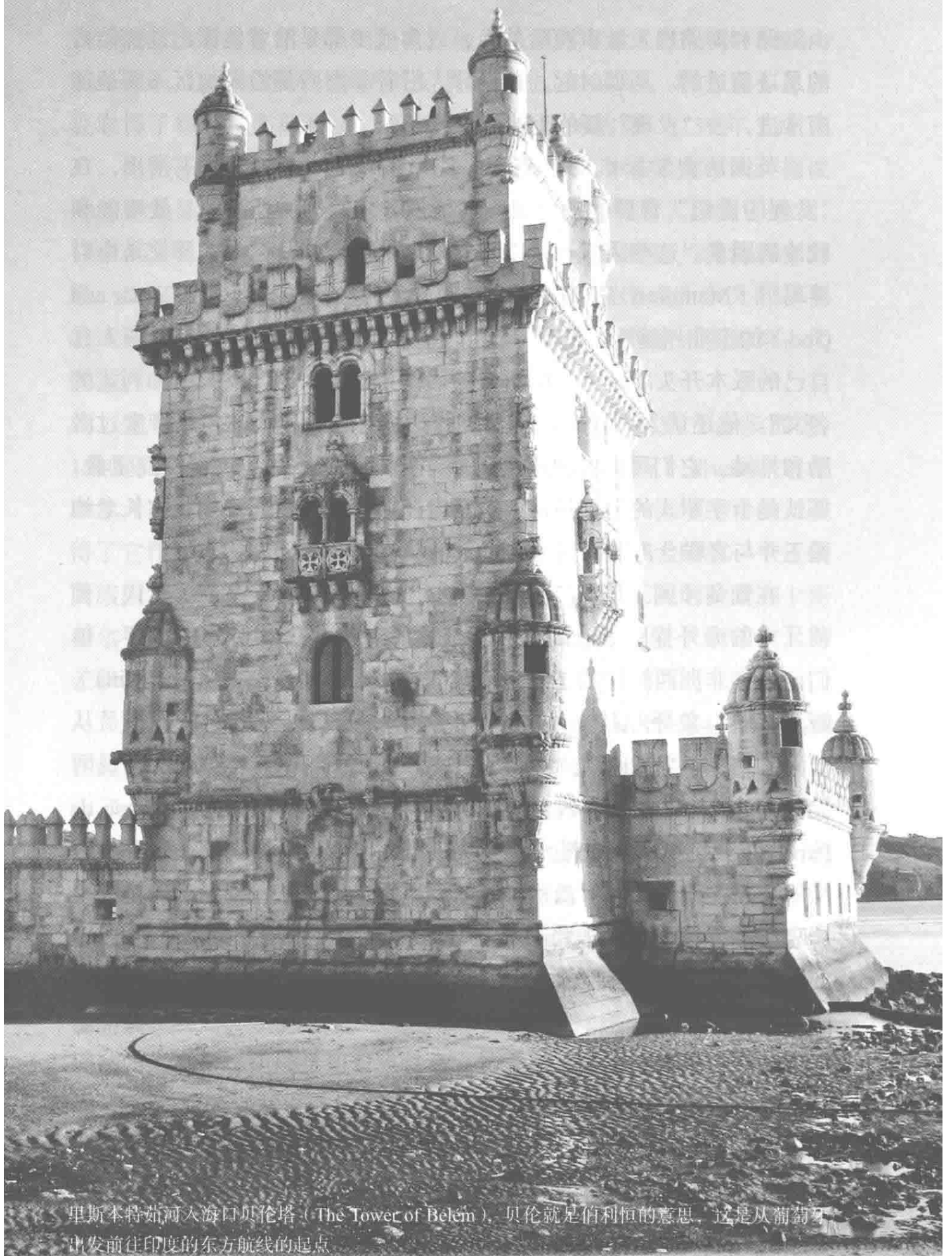
由陆路和海路出发从事探险的人，或多或少都是沿着他派出的探险者的足迹前进的。从那时起，葡萄牙人沿着非洲西部沿海地区不断地往南推进，去“发现”新的土地。

英国历史学家 C.R. 博克塞（C.R. Boxer, 1904—2000）指出，在“发现的世纪”背后的动力很明显地来自宗教的、经济的、战略的和政治的因素。这些因素不是以相同的比例混合在一起的，即使是由财神玛门（Mammon）所激发的动机也是经常与国王和天主（Caesar and God）的事业纠缠在一起的。他以中世纪意大利普拉多的一个商人在自己的账本开头的地方写的祈祷的话作为概括，即“以天主和利益的名义”。他还认为大致有四个主要的动机对葡萄牙人的扩张产生过激励和推动，它们可以按照时间的顺序排列但又不同程度地交互重叠，那就是十字军式的远征热忱、对几内亚黄金的渴求、寻找东方长老约翰王并与之联合击败穆斯林的使命感以及寻找印度的香料。^①

在葡萄牙国王若奥二世（João II, 1481—1495 年在位）时代，葡萄牙人的海外探险事业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在 1481—1495 年，他们已经在非洲西海岸的加纳沿海建立米纳要塞（the Fortrass of Mina），贩卖奴隶、象牙和黄金。1480 年代后期，若奥二世同时派遣人员从陆路和海路去往印度寻找香料。1487 年 5 月，若奥二世派出会说阿拉伯语的绅士科维良（Pero da Covilhã, 1460—?）和派瓦（Afonso de Paiva, 1460—1490）从陆地出发去近东和印度西海岸打探关于香料贸易的情况。科维良最后抵达印度西海岸的卡利卡特，看到当地盛产肉桂和胡椒，他请犹太人将其报告带回葡萄牙。海路方面，在 1488 年的某日，巴塞寥莫·迪亚斯（Bartolomeu Diaz, 1450—1500）率领舰队抵达并绕过风暴角，此地后来被命名为“好望角”。若奥二世可能因为保密的原因，没有立即宣布这个发现，但是他内心是高兴的，因为从海路通往印度香料之地的航线终于证明是可以建立的。

上述所有的探险活动在“幸运者”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I,

^① C.R. Boxer, *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1415—1825*, Alfred A. Knopf, 1969, pp.17—18.



里斯本特茹河入海口贝伦塔 (The Tower of Belem)，贝伦就是伯利恒的意思，这是从葡萄牙出发前往印度的东方航线的起点。

1495—1521年在位）时代见到了成效。1497年7月8日，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 1460—1524）率领4艘船舰170名船员从里斯本特茹河出海口的贝伦出发前往印度。舰队绕过好望角，抵达莫桑比克、蒙巴萨，次年5月20日抵达印度西海岸卡利卡特，葡萄牙人的登陆地点是卡利卡特稍北的卡帕卡达维（Kappakadavu）。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就是葡萄牙船员在离开海岸线的时候在内陆遇到两名会说卡斯蒂尔语的突尼斯人，他们问船员：“是什么样的魔鬼把你们带到这里的？”船员们回答说：“我们寻找基督徒和香料。”1500年3月，卡布拉尔（Pedro Álvares Cabral, 1467—1520）率领舰队前往印度，中途偏离航线，抵达今天的巴西（Porto Seguro），然后舰队驶离今南美洲的海岸，前往科钦（印度西海岸出产胡椒和香料的另一个重要港口）。1502年，达·伽马第二次率领14艘船的舰队前往印度，以后则不断有舰队前往印度。

果阿的建立与葡人的东扩 1510年11月25日，葡萄牙人在葡属印度第二任总督阿方索·德·阿尔伯奎克（Afonso de Albuquerque, 1453—1515）的率领之下，二度攻占了印度西海岸的重要港口城市果阿。阿尔伯奎克鼓励葡萄牙殖民者与当地的妇女通婚，让这些殖民者定居下来，强迫当地的穆斯林改宗，不从者则被驱逐；对于印度教徒则适当地予以宽容，以便维持当地的贸易和秩序。葡萄牙人还从果阿出发，控制了临近地方的内陆贸易以及沿海地区的海上贸易。葡萄牙王室则垄断了当地的香料贸易，王室控制了胡椒、姜、肉桂、肉豆蔻、豆蔻、虫胶、天然硼砂等货物，胡椒则是最大宗的由王室经营的货品。葡萄牙人还从波斯、阿拉伯进口良马，与印度内陆的商队进行贸易。他们还在果阿沿着曼多维河建立了多座要塞和堡垒，保障海上的贸易和航线。不久，“金色的果阿”就取代了卡利卡特成为从坎贝直到印度次大陆南端的科摩林角（Cape Comorin）之间最重要的通商港口，阿尔伯奎克在赢得本地印度居民的支持以后逐渐将果阿建设成为葡属印度国（Estado da Índia）的统治中心。

果阿是由里斯本通向印度西海岸航线的终点，但是在整个欧洲



贝伦塔建筑的细部，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的浑天仪纹章圆雕



贝伦塔的城垛，上刻有基督骑士团的十字架徽号

到远东的航线上，它又处在一个关键的中间位置。当时的果阿与莫桑比克、赞比亚、索法拉、斯瓦西里海岸、波斯湾、利摩林角、锡兰、马尔代夫、小巽他群岛维持着非常广泛的贸易联系。^①从1500年至1635年，每年至少有916艘葡萄牙的大帆船离开里斯本前往以果阿为中心的葡属印度各大口岸。在整个16世纪，果阿是连接东西方贸易的最重要的港口城市。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声称自己是“埃塞俄比亚、印度、阿拉伯和波斯地区的征服的、航海的以及贸易的主人”（Lord of the Conquest, Navigation and Commerce of Ethiopia, Arabia, Persia, and India），以后历代的葡萄牙国王都延续拥有这一称号。^②然而，正如博克塞所指出的，虽然葡萄牙国王拥有的头衔中“征服的”与“航海的”在前面，实际上“贸易的”则是最为重要的。

1511年8月，阿尔伯奎克又从果阿出发，率领葡萄牙军队往东行进占领了马六甲。不久，葡萄牙人就占领了这个当时是印度尼西亚群岛香料的集散中心，并在此地建立了海军的基地和要塞，由此控制了进出印度洋、爪哇海以及南中国海的瓶

① C.R. Boxer, *Portuguese India in the Mid-Seventeenth Centu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45-46.

② Ibid., p.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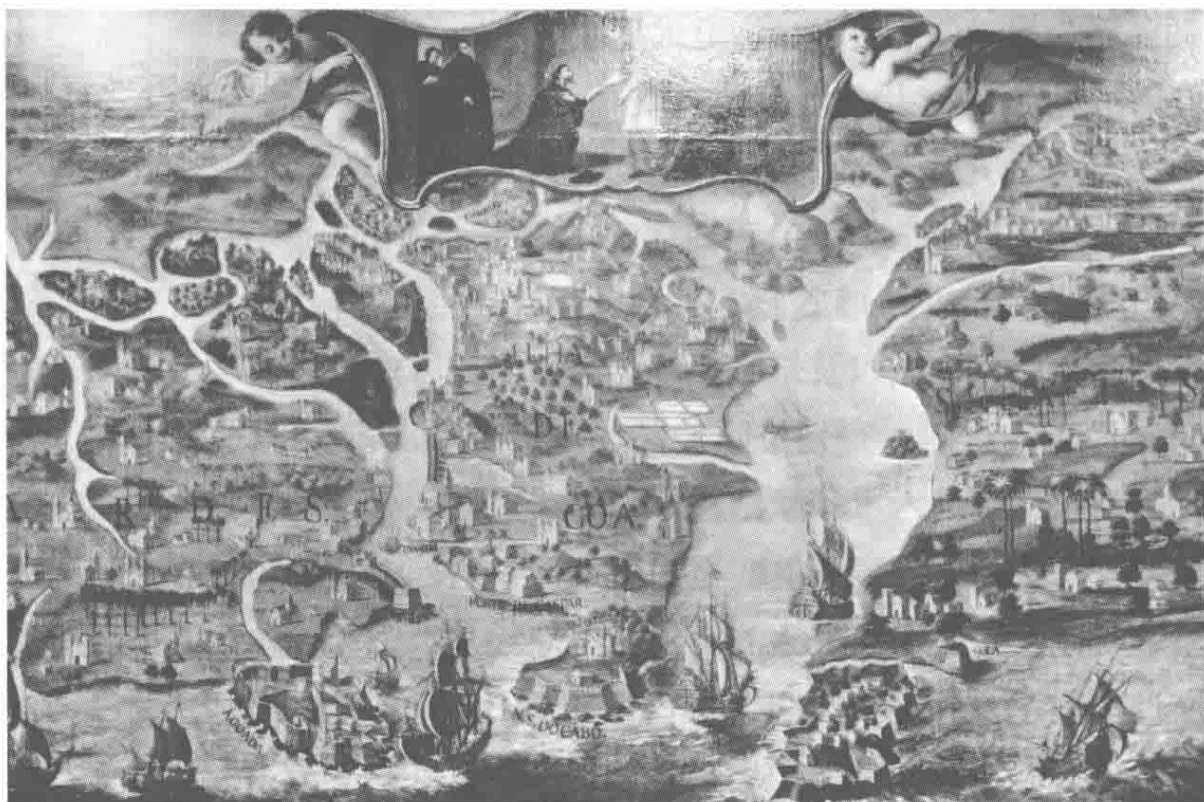
颈，因为当时的人们很少绕道远走巽他海峡的海路。^①

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葡萄牙人以强制的手段从海上征服东方，派遣出几十艘装备有上百门大炮以及上千人的探险和贸易的船只，迫使亚洲各地的统治者签订一些条约，规定他们每年必须上缴一定数额的货物。到1515年，葡萄牙人几乎完成了向东方扩张的行动，他们建立的以商站以及筑有要塞的港口为核心的贸易链从大西洋两岸的摩洛哥、巴西、安哥拉延伸到印度洋的莫桑比克、霍尔木兹、果阿、科钦直至马六甲和摩洛加群岛的广大海域的沿海地区。从马六甲出发，葡萄牙人有多条航线通往远东，它们是由达·伽马开辟的从里斯本到印度的航线向更远的东方的延伸。其中，葡萄牙人由果阿出发通过马六甲前往澳门，再从澳门出发到日本九州各地（最后是长崎）的航线是最为重要的。



从里斯本出海口远眺大西洋

^① C.R. Boxer, *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1415–1825*, p.46.



18 世纪葡萄牙画家所绘制的果阿地志画，描绘从印度洋进入曼多维河再进入果阿的航线以及该城市周围的地区（局部）。原图保存于里斯本国立古代艺术博物馆

葡萄牙人最先在 1542 年或 1543 年抵达日本的九州南端的种子岛，此前他们在南中国海上的几个岛屿已经建立了与中国南方沿海地区人民的贸易联系，他们还想进一步与日本人建立更加稳定的贸易关系。由于从马六甲到九州的一次性航程过于遥远，葡萄牙人要在南中国海上建立一个固定长期的通商地点作为中转站，1557 年，澳门作为中转站就这样慢慢形成了。到 1570 年，葡萄牙人在日本的通商地点从九州的几个港口最后收缩到了长崎。葡萄牙人在这条航线上频繁的贸易活动是与澳门和长崎这两个葡萄牙殖民地城市的兴衰密切相关的。这条航线从 16 世纪早期起始、形成、发展，一直到 1639 年因为日本的严厉的“锁国”政策而终止，其波澜壮阔的海事活动的历史揭示了地理大发现时代葡萄牙人来到东方以后，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贸易网络的相互联系，同时也展现了近代早期日本与欧洲的贸易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